

習齋記餘二



習齋記餘

二

顏元著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習齋記餘 二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習齋記餘卷六

評潮州謝表

論佛骨遭貶。此君子含笑入九原時也。只不能堪其孤苦貧窮。表中便盈幅媚氣。與送窮文相表裏。文公所以爲文人之雄。非聖賢骨力也。王伯安在龍場鞅鞅。差強人意。士君子立身行己。觀於前輩。真堪凜凜。看通篇不敢再犯憲宗一字。到紀泰山之封。鑲白玉之牒。飄之東巡泰山。奏功皇天。希以封禪起復。幾於喪心昧志。大類萊公天書矣。噫。

評答孟尙書書

僕不與僧道交也。交之必勸以歸倫。從我乎。交斯厚矣。久之挽入人羣矣。三語之而不從。絕不復見。今文公不能化太巔。而反許其聰明識道理。彼不察於人倫。何聰明之有。叛常喪心。何道理之有。外形骸。無滯礙。正是禪。公乃喜之乎。往來贈答。是夷獠結社矣。且其所遺之衣服。用吾中國平人之制乎。抑從其佛者。一袖之裁乎。要之。公但不惑於禍福。尊奉其教法耳。中實未能洞晰其邪慝也。若遇釋迦。恐未保何如。但其一段毅然辯闢。亦足開世人之迷惑。終吾黨之傑也。

評與荆南樂秀才書

吾每閱文人論文及作爲文工夫。便頭痛欲嘔。一恨此物此事之誤蒼生也。一笑其向無用處耗心力也。

一笑其最易事。視爲最難事。不知自厭其卑俗而反自市其能也。乾坤中上自唐虞勳華。遞次及信靖事業。以下至八家之文人。曾秦華之於孟勺。日月之與螢光。幺末不足道。而號大家大家。羞人哉。

評柳州羅池碑

子厚文人耳。又累於王氏。宜其不神也。神亦宜不靈。靈亦宜不祀。乃死而神。神而靈。靈而祀也。天鍾之秀也。秀必著於乾坤。名今古。徹幽明。是以不朽。而況不爲子厚者乎。吾人可以勉矣。

評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

文忠之中夜三起。與晦翁之聞警大哭。皆可謂忠憤。而卒不能爲國家發一矢殪一虜也。非學術誤之乎。自言一無所能。徒以少喜文字。見許世俗。何不猛改。與天下圖其有用。而卒偕三五書生。優游朝堂。偷安自娛。作太平無事士夫樣。如醉翁亭自狀。畫錦堂相推。全似燕雀處堂。心目中並不見汴京亡。三帝虜。方盡力與熱心幹國之宰相爲敵。方忌妒得軍心之大將而阻其任用。其中夜三起。憤恥之心安在哉。蓋戎狄侵邊。自古常事。二語是書生之本情。而偶言憤恥。是乍見之天理。吾素閱宋紀。固疑宋儒宋相視爲常事。而不意歐陽無意中露出也。不然終日詩文飲酒。見理邊勝敵者。卽讎妒之。有此憤恥人乎。卽如朱子終日著述靜坐。見一談中興之陳同甫。便斷絕之。而言上表諫和議。志復讎也。有此理乎。尙不如子靜之截甲習射。

總評王荊公上仁宗萬言書

荆公之所憂。皆司馬、韓、范、輩所不知憂者也。荆公之所見。皆周、程、張、邵、輩所不及見者也。荆公之所欲爲。皆當時隱見諸書生所不肯爲。不敢爲。不能爲者也。烏得不亂公之政於當時。貶公之名於後世哉。史氏將錄此書而先加議論。高奇矯世變俗八字於前。嗟乎。是宋家一代人物識趣卑庸耳。公何高奇哉。宋之世不矯之。俗不變之。雖有堯舜何以爲治哉。吾猶有惜也。惜公不能矯不能變也。以公亦務讀解詩書。亦以帖括取士也。矯世變俗。當以此二事爲第一義。之二者。普天大害之根源也。變此二者。撥亂反正之權輿也。二者變。諸政沛然矣。

閱張氏王學質疑評

前序、陸隴其稼書氏筆也。詩書禮樂輕。

評曰。禮樂之輕久矣。非特王門爲然。未可以輯禮樂書便謂朱門重禮樂也。

總評曰。萬世道統至孔子而局變。以其未得邦家而爲君相。吾儒之體用未全見於世。是以造就七十
二子。成一代太平之材也。作二百四十二年之書。定一代太平之略也。凡其所刪定。皆厭其浮文繁多。
只存其致用須行者數策。期後世按譜操琴。據方療症。開百世之太平。則亦何書不作千萬年君相如
堯舜。湯、文、稷、契、伊、周哉。可怪漢家老儒。誤視經書爲道。而以注疏爲學矣。至宋儒則更誤。蓋注疏未改
於漢儒。而靜覺更參以佛老。方且口頭爭長。分門攻惡。曾未見一人取堯舜之三事。周孔之三物而習
行以爲學教者。胡文昭頗得孔子之心。橫渠次之。明儒則韓、苑、洛先生近之。人不知宗法。顧徒彼詆程。

朱此攻王陸成聚訟之儒運也哀哉。

學孔子者舍朱子莫由。

評曰適越而北其轅矣。

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。

評曰兩家俱未可厚非。

專主王陸習氣使然。

評曰先生輩亦是習氣使然。

非朱子真面卽非孔子真面。

評曰先生曰朱子真面卽孔子真面。宗陸子者曰陸子真面卽孔子真面。嗚呼。誰知孔子與朱陸各面其面乎。評夫善惡兩存至不可入口矣。一段曰格言可佩。

評留心傳注曰以此爲明道乎可詫。

評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飽一段曰衣食宮室藥餌之言朱子還擔不足。譬如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言豈不令飢寒者立死。露處與疾病者立斃乎。

總評張序曰武承先生謂數百年此道須光照。王學未有不廢。此必至之數也。陸王之學爲之甚難。莫道陸之得王不易。雖傳之失真。如龍谿諸人資性亦不多見。以其直見本心。百善俱集。非中人可能。

而禪宗亦非中人所可領會也。又不許讀書。又不理會氣象。凌高厲空。從之無由。故必廢朱學種種反此。中人尤樂入。故必興。然顯功倍多而隱害倍甚也。其誰知之。

評事事物物至耳。卽聲也。一段曰。闢辨王學。句句剴切。然朱學之異於孔子者。亦正在不能於事事物物上做工夫也。孔學是要能其事。故曰。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朱學只欲解其理。故曰。幾時讀盡天下許多書。

評孝之理不在父至。必不免矣。一段曰。先生之辨王學。有耳者能聽。有目者能見。雖使朱子復生。不過如此。然卽以此勝王學而使之廢。吾道不明。不行自若也。何也。吾夫子之道。合身心事物而一之之道也。吾夫子之學。學而時習之之學也。習禮。習樂。習射御。習書數。以至兵、農、錢、穀、水、火、工、虞。莫不學且習也。故曰。博學之。朱子則易爲博讀之。觀其言曰。不讀一書。則一書之理不明。又曰。凡書須讀取三百篇。考其功曰。半日靜坐。半日讀書。是看理都只在此書矣。以視夫看理都只在此心者。又何如也。

評天理無處不存。至爲人矩度自在也。一段曰。洞快淋漓。讀之欲舞。如此見解。儼聞孔門之道。豈非蒼生之福。吾黨之幸哉。

評此言是矣。至不可救止也。一段曰。宋明兩代之不競。陳文達一言盡之曰。本朝是文墨世界。明太祖洞見其弊。奮然削去浮文。釐定學政。斷以選舉取士。可謂三代後僅見之英君。卒爲文人阻撓。復蹈宋人覆轍。則慶歷學術之雜亂。啓禎國事之日非。皆崇尚浮文之禍也。今先生專委於王學而咎之。南宋

專崇朱學。上下胥靡。陸子未之顯也。而時勢日去。則誰之過哉。

評去不正。以全其正。至無忌憚而已矣。曰格。正也。先生自有解云。爲善去惡。是格物下手做工。亦不誣人。但於格字。不肖朱注窮至事物之理。又明是致知在致知矣。且於格字訓窮。亦未聞謹附拙解於後。請正有道。按格物之格。王門訓正。朱門訓至。漢儒訓來。似皆未穩。竊聞未窺聖人之行者。宜證之聖人之言。未解聖人之言者。宜證諸聖人之行。但觀聖門如何用功。便定格物之訓矣。元謂當如史書。手格猛獸之格。手格殺之之格。乃犯手捶打搓弄之義。卽孔門六藝之教是也。如欲知禮。憑人懸空思悟。口讀耳聽。不如跪拜起居。周旋進退。捧玉帛。陳籩豆。所謂致知乎禮者。斯確在乎是矣。如欲知樂。憑人懸空思悟。口讀耳聽。不如手舞足蹈。搏拊考擊。把吹竹。口歌詩。所謂致知乎樂者。斯確在乎是矣。推之萬理皆然。似稽文義質聖學爲不謬。而漢儒朱陸三家失孔子學宗者。亦從可知矣。

評致知格物原爲誠意而設。至用以講學。可歟一段。曰立言原有病。只因有心與朱學水火。便說來不合理。元以爲實宗孔門三物之學。葛藤自斬。不必辯。又何拗乎。

評善惡兩端誰不知之。至何從而爲之去之一段。曰說來極悅人心目。然失周孔學宗。以致窮理主敬誦法程朱者。濟濟而在上。在下不見一達德兼備之才。朝廷邊疆。不見一致用成功之士。漫道顏曾。雖冉有樊遲之儔。亦不可得。嗚呼。其果孔門之主敬窮理否耶。

評若此。則凡經書至兒童戲論也一段。曰武承未會陽明闢朱注之意。故批之不透。愚謂甯上去窮字。

下去理字。卻勝似有此二字。蓋致知在是物上。便親見了那物。不尤勝於宋儒與今人全不見梅棗。便自謂窮盡酸甜之理乎。嗟乎。通五百年學術成一大謊。其如此局何哉。

評象山陽明言理皆惡分而喜合。至學術殺天下先生。其自言一段曰。象山陽明知惡空言知而並不實。知知之弊。故力言合。言至快處。一若言知可不必言行。言行可不必言知者。既不足以服宗朱者之心。言到空言知之弊。可惡處。便痛罵之。又適足以激宗朱者之恨。吾友刁文孝與武承輩。又知惡空言致知。而全無持循下手之弊。故力言分。其言至快處。痛罵處。不足以服其心。而適足以激其恨者。亦同。故兩派爭辨。成聚訟之儒運。總之。皆由失周孔三物之教。而徒求之口頭紙筆也。試觀堯舜以來。孔子以往。焉用此喋喋哉。

評六經皆我註腳曰。此是陸子最精語。亦最真語。我者天生本體也。卽萬物皆備於我之我。六經是聖人就我所皆備者。畫出非註我者。何武承亦執以爲罪案。輕視我字乎。抑重視六經乎。有不必註腳之我。堯舜五臣是也。有讀盡註腳。全不干於我。歷代文人是也。有習行註腳。卽盡其我。周孔三物之學是也。兩派學辯。辯至非處無用。辯至是處亦無用。蓋閉目靜坐。讀講著述之學。見到處俱同。鏡花水月。反之身措之世。俱非堯舜正德。利用。厚生。周孔六德。六行。六藝。路徑。雖致良知者。見吾心真足以統萬物。主敬著讀書認吾學真足以達萬理。終是畫餅望梅。畫餅倍肖。望梅倍真。無補於身也。况將飲食一世哉。有志者苟得吾存學編之意。兩家之是非總可勿論。直追三事三物學。而偏者賢。全者聖。一切故紙。

堆宜付祖龍矣。

評豈無誤認，非讀書討論而徒自爲精察。未有不偏弊者曰：朱門一派，口裏道是卽物窮理，心裏見得日間做得，卻只是讀書講論。他處窮事理之理，說教好看，令人非之無舉。此處現出本色，其實莫道不曾窮理，並物亦不能卽。半日靜坐，半日讀書，那曾去格物？莫道天下事物只禮樂爲新，須不可去身之物，亦不曾卽而格之。如書本上講祭祀，薰蒿愴悽等透快動人，及修家禮，脾胃聲臭全廢。居子斬衰喪，墨服行祭，是不曾卽禮而格之也。語錄中或問古人教樂，是作樂使童子聽乎？抑令自作乎？如朱子以樂爲學教人，自無此問。况亦自言禮樂射御等俱是該做得，今日補填實是難，不如先去誠正，是不曾卽樂而格之也。且書本上所窮之理，十之七分舛謬不實。朱子卻自認甚真，天下書生遂奉爲不易之理，甚可異也。如鄒詩蝦蟆，朱子注天地之淫氣，不知卻是一蟲爲之。鴻書言其身如龍，頭似驢。張太嶽集中云：見其形似大蝦蟆，予入郎山，親見打虹之鄉，早則羣然投石澗中，打中則赤碧氣升數丈，不數日雨矣。古人制字與虹俱從蟲，蓋有見也。又如中庸注鬼神爲陰陽二氣，屈伸往來。下文孔子明言使人承祭爲廟中鬼神，且世人經見許多聲形可據，僅謂之氣屈伸可乎？易云：遊魂爲變，又何說也？總之願天下掃淨書生見，觀法孔孟以前道傳可也。王學誠有近禪，僕亦非敢黨王者。

評先生謂制禮作樂一段曰：此處駁王學甚痛快。然朱學一味蒐討哀集，全不習行，夫講解千卷，何如習行一二也。識者又當著朱學質疑矣。

評古之正心者無此說。句曰：武承謂古之正心者無此說。何不思半日靜坐，半日讀書。古之言學者有此說否乎？兩派迷而不返。周孔實學不復，乾坤不知何底矣。

評嗚呼是何言一段曰：朱子看陸子之弊甚透。王子看朱子之弊亦甚透。武承看王子之弊又甚透。而不思堯舜之三事。周孔之三物。果何道也。聖道之亡，豈非天哉。吾嘗見宗王子者，指朱子爲門外漢。吾不與之深談，其意中尊王而詆朱，未必不如是也。噫，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，不殺人耶？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，不殺人耶？今天下百里無一士，千里無一賢，朝無政事，野無善俗，生民淪喪，誰執其咎耶？吾每一思斯世斯民，輒爲淚下。武承願謂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？今之世家啞嚙人，朱注、雄傑者，靜坐讀書，著書立言，以續朱子之統。朝廷用其意以行科甲，孔廟從祀以享蒸嘗，尊奉漸擬四配。朱子之道可不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？堯舜之三事，周孔之三物，則掃地矣。嗟乎！吾甯不知此言一出爲天下罪人哉。吾當淚下時，願爲罪人而不遑恤矣。

張氏總論評

評天之道非別有一物至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一段曰：讀之鼓掌叫快，又拱手起敬。評堯舜十六字而外至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一段曰：更快更精。一若見吾存學而出者，具此識力，亦爲宋家理學籠蓋，不見聖道，惜哉！試看朱學知此乎。評謂增霸者之藩籬曰：此句誣矣。晦翁恐未見霸者，藩籬尙能增乎。

評朱陸並行不悖句曰亦是孫徵君苦心。

評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句曰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。王子亦甚苦。讀朱陸二子往來劄函。固各執甚堅。而陸子似尚有顧戀包容之意。朱子我日斯邁數語。反覺褊小。然其論陸子云。一時被他悚動的亦甚清。只是沒的筆。又曰八字著腳。我與子靜外未敢多許人。則前輩爭辯中尙寓推服顧惜之意。大不忍一門兄弟相打嚷也。後人一味攻擊。失之遠矣。

總評曰吾觀質疑而嘆聖道之亡也。不亡於愚夫愚婦。不亡於豪傑善人。偏亡於注疏章句立宗傳講學之儒生。何云乎爾。愚夫愚婦。不識不知。行其日用飲食。卽道所在也。染於習俗而偶出乎道。不足惑世。惑亦愚夫婦也。善人豪傑。不法古。不讀書。率其資性之所能。行其心思之所欲。見父而孝。見兄而弟。見貧苦而濟。或遇世變而效轉移。或重然諾而輕生死。激於情而常失於中。然不可以言罪。罪亦善人豪傑也。皆不足以經世。雖生聖人之世。不被堯舜之誅。孔子之惡。然堯舜孔子之世。亦不絕此人也。卽不足以開務成物。猶之時行物生。皆天道也。至於注疏章句之流。誤認刪述爲聖。則注疏孔子之所刪定爲賢。不知孔子之聖不在刪述也。刪述者孔子之不得已也。孔子所留。經世講也。而竟以文字讀解爲學。胥天下人而納之無用。胥聖賢經傳而玩爲空文。襲經侮聖。莫此爲甚。昔申公對武帝。猶知爲治在力行。鄭康成。廬子幹。尙能以治天下之道啓告昭烈於貧賤時。則漢儒尙加宋儒一等。宋儒著作。繁於兩漢。而禪宗尤爲頑不可破之惑。章句之惑。陸輕於朱。禪寂之妄。朱減於陸。遂各立宗傳。標門戶。以

相角。而其支分蔓引者。見地更不及前人。而爭辯詬訾益甚。起端者如耽詩畫說閒嘴之子弟。堂構耕耘之不恤也。繼角者又如兄弟爭鬭。闕干戈辭訟日循焉。世世相襲而益甚。所惑者偏聰明雄特之人。坐罪者偏聖賢自命之子。家聲烏得不廢墜。祖產烏得不蕩敗也哉。

王學質疑跋

噫。予之評王學質疑也。宗朱學者見之。必怫然怒。謂予黨王子而護之也。然予則分毫不敢爲王子恕。宗王子者見之。又必怫然怒。謂予附朱學而貶之也。而予則皆不敢。予以十九歲列庠末。廿一歲遂厭八股業而棄之。從事史鑑。廿三歲得陸王二子語錄。而始知世有道學一派。深悅之。以爲孔孟後身也。從之直見本心。知行合一。元雖不敏。一若有得於二子者。其時著求源歌。大盒小盒歌。格物論。大約皆二子宗旨也。見者稱眞陸王。至二十六歲。得性理大全。見周程張朱語錄。幡然改志。以爲較陸王二子尤純粹切實。又謂是孔孟後身也。進退起居。吉凶賓嘉。必奉文公家禮爲矩矱。奉小學近思錄等書如孔子經文。人或有一言疑論諸先生者。忿然力辨。如嘗父母。元雖不敏。一若於程朱諸子稍有得者。由甲辰至戊申日記中俱可按也。元平生之篤服兩派先生也如此。受教沐浴於兩派先生也如此。將謂叛其道也敢乎哉。將謂反操戈也忍乎哉。第自三十四歲。遭先恩祖母大故。一一式遵文公家禮。頗覺有達於性情。已而讀周公禮始知其刪修失當也。及哀殺檢性理。乃知靜坐讀講非孔子學宗。氣質之性非性善本旨也。朱學蓋已參雜於佛氏。不止陸王也。陸王亦近支離。不止朱學也。痛堯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。而生民之塗炭。

至此極也。遂有存性存學之作。聊伸前二千年聖人之故道。而徵易後二千年空言無用之新學。幸學者靜辨之。若云乾坤中朱陸兩派相爭。予又故開一派以與兩派相角也。是則罪之大者。則予豈敢。則予豈敢。

讀刁文孝用六集三卷評語

與李薊州潛龍書

評管陶二公一段曰。淵明品節自高。然野酣放廢之態。終不離晉室人物。幼安則學真飭身。德真型俗。吾欽爲漢末第一人。體用兼該。三代之遺儒也。先生似若憾其不爲宋儒者。宋儒只多得講學著書。身分恐尙遜管者多也。

答范定興銓部書

評陽明所謂致知格物者一段曰。此段雖未必卽孔門的解。然卻不誤人。程朱窮至事物之理。分明致知在致知矣。某有格物解在存學編。亦未敢自信是孔門的解。但以孔子之學之教證之。似不誤。惜當日未及面質而先生歿。憾事也。

評所賴銅筋鐵脊漢一段曰。文孝自道也。迄今讀之起敬。

總評曰。范銓部雖生同郡同時。某以傑溺自牧。足不出里巷。曾未聞其何許人。而先生交人。便望以擔荷道統。一種赤心。使人拱額。其亟爲程朱撐持門戶。真有篤信守死之氣。使某得早悟學宗一載。翻出

孔門格物真宗。先生之擔荷聖道更不知何如也。乃徒生前承提命共衍朱傳。竟未獲覲而申孔道。大暢三代以上學宗也。讀至銅筋鐵脊一段。止令我泫然追惜耳。

與史子敏論史書

評繼統非繼嗣一段曰。繼統者。繼祖宗之統。非以嗣先君也。繼嗣者。先君生前立某爲太子。或遺詔立某爲嗣也。某初亦如先生見。後乃知文忠是漢文。豈可曰嗣惠。

評至於祧仁宗祔興獻猶爲不經一段曰。真不經。華亭永嘉胥有過焉。

評然則議世廟之禮當如明道先生說一段曰。必曾立爲先君嗣。乃可如明道說。若如漢文帝。明世宗。嫡派既絕。則二帝固二高之正統矣。豈可作惠武嗣乎。羣臣原見未的。

評且於世廟稱魚水歡。使其心果出忠臣一段曰。此段爲永嘉責備極善。某觀明史亦有此意。永嘉在天之靈當斂手矣。

評六經之書皆聖人不得已而爲言也一段曰。絕世巨眼。非真有所見。焉能道出。

評校士命題以經不以傳一段曰。卽如先生高見。命題以經。主胡傳與諸經同爲文。亦斷不能復覩聖人面目。試觀諸經試文有用否。總之鄉舉里選之典不復。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之道不行。千經亦文字耳。六經何爲惜乎。惜某存學存治未獲就正先生也。

評朱子綱目雖本溫公一段曰。某妄謂春秋是夫子借桓文事跡。譜其爲東周手段。故曰志在春秋。故

曰見諸行事深切著明。伊川經世大法一語近之。綱目但彷彿文法耳。然二先生之爲學爲教與幹旋宋世者分毫未得春秋作用。其可謂與尼山若合符節也哉。惟書法多合夫子筆意。則先生稱許未爲過也。

總評曰。先生熱心斯道。得子敏史。遂反復數萬言。諸端暢發。不肖無福。四存編成。先生招客矣。曾不能復得如先生者相討論。荷指摘也。二十年來追慕心摧。憶燈下談史。惟李世民一案。曾辨駁數四。訖未折衷。而哲人逝矣。痛哉。

讀刁文孝用六集四卷評語

與高錫山學憲書

評曰。私淑心切。獲交賢裔。先生之心快矣。忠憲之神更快。

答張公儀書

評前闖逆之禍一段曰。吾郡有先生。常山有公儀。端皇帝得此二未宦臣。千秋奇節。明室亡而不亡矣。評吾不知考叔所錫者何類也。至於伐許之役一段曰。在醜不爭。考叔有媿矣。先生責之尤當。總評曰。道義相切劘。二先生真古人交也。某何幸參其末。

答王五修書

評曰。尺幅中具見古誼。方是先生文。方是先生事。